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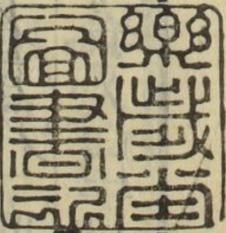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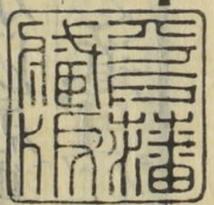
□ 13
2964
9
3
1



13
2964
2



名疇卷之二



日本平安皆川愿著

仁者自克攝其身所或違而以止之於其德於人之
處之名也其疇象為自用攝其實體身以紀止之於
其道之紀德於人之類也蓋謂心見其義則身因不
避其難勉強努力以直蹈行之者也論語夫子曰譬
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
吾往也者乃以示仁不仁之別者也然而欲論仁之

名疇

卷之二

名甲 卷一
為德亦有當須先知者易說卦傳曰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繫辭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
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
用而不知則仁是為百姓日用常行者矣今且先明
其為日用常行之由蓋人之生不能獨自生也必有
待乎其所互相輔養而以生焉者也有不能居於其
相輔養之業者則其亦皆必擯棄凍餒而死矣是故
上自天子下至庶人亦皆以其互相輔養之事為務
而以為其生者耳勉強努力以居其務者為仁而其
所務者即義也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百姓

日用而不知夫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孟子曰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又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
路也乃並皆以其相輔養之義言者以是言之仁義
是人生日用之常道矣然而孔門以此為諸德之樞
要而君子貴言仁者蓋仁有小大不同如項羽見人
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韓信謂
之婦人之仁則其小之又小者也如庶人農工商力
田勤業者此其身所務即亦相輔養之事而如其心
未必知其為仁者也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若夫
士君子之仁是為其大此又當先明士之所以為士

君子之所以爲君子之義然後可以及之其仁也蓋凡士與農工商二民譬如穀與雜草也穀與雜草自天生而有斯別士與農工商亦自天生而有斯別而以分爲四民矣天子者總君爲之上者也君者總士爲之上者也大夫者士之進以得其爵位者也除此則皆爲士儀禮冠禮記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子之元子猶爲士則諸侯以下元子皆可從而知也而農商之子其天性可爲士則以得爲士而爲之君上者亦不得不陞用之也故夫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士者何其身志爲君子而欲

以行其道者也其德可以得爵位爲人上而以爲其政者謂之君子是故士者非自君命之爲士也自天生而有之矣爲君者得天之寵得位而以得專乎行其道者也爲之臣者亦以欲行其道故輔而依之者也此又以其倫義而然者也是故士者皆又宜求其身可進以各居其位者也進以各居其位者皆又宜有以成其德故夫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所以立者其身成君子之德者卽是也君子之德之成者立朝則美其政居鄉里則美其俗君子之德者亦先設之德象常着之居其前朝夕瞻思以冀其身之造之

焉論語夫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
於衡也顏子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皆以用德象
立之在前言者也而此所謂德象者以學若問聚其
義以得成其象易文言傳云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
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者即言此者也如論語夫子
屢論君子小人以見其別者皆亦所令其用以備成
其物象者也士方身將發其行之際其心有見夫君
子之義則勉強努力不避其難以直蹈行之者即所
謂士之仁也故中庸夫子曰力行近乎仁曰近者以
其力行未言君子也是故仁者士得之則得以成君

子焉苟或失之則譬猶農之亡耒耜工商之喪器械
寶貨也故繫辭傳曰何以守位曰仁夫子曰知及之
仁能守之是故仁又為士君子居其位之資是故夫
子曰君子太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
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是以夫子之教教人為士也
教人為士則其庶民自倣之而以化也是故以志於
道據於德依於仁為遵道之法則而顏子其心三月
不違仁則夫子褒稱之且以為其餘則日月至焉而
已矣是故士而志為君子者以身據夫君子諸德行
為其務而諸德行唯以仁為其樞要得樞要則諸德

行譬猶屏墻之得楨幹，網衆目之得綱，不得樞要，雖諸德行亦皆或流於僞爲矣。故曰：里仁爲美，故仁之爲物，本生乎夫。天道一陰一陽相繼之善者也。是善者於陰陽之用，則以此鼓萬物於百姓營生之間，則爲其營生之用，而百姓乃不能自知其與仁同物。獨至於君子之爲仁，則是物無所爲，利掩無所爲，憂塞龐然大顯，以見於其行義之間。蓋今更辨其用與仁之別，仁者所蹈必義，而如用之所當，以其人，不以義爲之故，或可謂之宜而未得全，以義稱是其別也。故易繫辭傳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

憂此乃古聖人所言仁德者也。

或問論語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言孝爲仁之本，禮祭義曾子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此又直似以仁爲孝者，不知仁孝何以爲本末，何以又有可混合言之者也。願示其詳。答曰：有子之言，蓋言孝悌之人不敢逞其私已，以犯其長上，亂其紀綱，是爲克其私已，以進體任。

其父母之心之所因起而克其私己以進體任其
 父母之心者乃是親愛父母以為之者即是為仁
 克己復禮之本也故曰為仁之本也祭義之旨亦
 同但不以本末立言故似混合言之者然仁自仁
 孝自孝豈容混合乎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
 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此
 亦或以仁本於孝或以孝明仁者也凡是類以仁
 與孝相聯絡以言之者蓋孝悌是家倫日用卑邇
 之行而仁雖稱人道而至若於士君子之所用則
 其旨兼覆眾庶其物總涉百禮其為德大其為義

廣稍為難知是以就孝悌卑邇之行舉其義相同
 者以喻之於彼仁道廣大之方者耳又問禮檀弓
 云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稱
 之引古言云狐死正丘首仁也此何以仁稱也答
 曰丘者狐穴之所在狐穴乃其狐初生之地也其
 狐臨身將死之時能不為其身病所奪其思本初
 之心而勉強正丘首而死是似人執仁之意思故
 曰仁也齊侯五世之主皆臨其身將死之時不為
 其身病所奪其思初生之地齊營丘之心而勉強
 遺命以反葬乃亦為自克攝其身止之其所或違

者故謂之仁也又問不仁答曰仁不仁觀之於克復與不克復之間則可見也晉語趙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者亦以舅犯之心不無其宜顧君之思而不能自克復往就其義而顧見利貪便失其可守故曰其仁不足稱也凡古人謂曰不仁者乃雖心知其道而行不能從之者之稱如論語宰我不能行三年之喪而欲易之以期則夫子謂之不仁即是也後世目疆忍行殺殘害於物者曰不仁者其言稍與古義遠矣或又問孟子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此何以云也

答曰人唯有不忍人之心而後能為之執勞故夫子曰愛之能勿勞乎惻隱之心即不忍人之心是不忍人之心即愛人之心是也是以樊遲問仁夫子答之曰愛人周語亦云言仁必及人又云仁文之愛也又云愛人能仁是故愛誠至則必能為之執勞不為之執勞則愛亦不足謂仁孟子是以未敢直謂之仁而曰端也如其他日直曰仁也乃為前已詳言畧也又問論語夫子曰弟子汎愛衆而親仁據此博愛之謂仁之說似得其要領者如子之說言稍似不同者何也答曰余所言亦博愛

之說其旨無有不同蓋所謂君子德於人者即其
本出於愛人者也凡曰人者或與禽獸對或與已
對此云愛人者即別愛於已而言者也人不愛人
則愛已身愛已身過甚則其必流之驕佚怠惰流
之驕佚怠惰即所謂不仁者矣而欲習愛人者莫
善於汎愛衆汎愛衆者不擇賢愚不論貴賤而皆
無不愛之者也人之幼少能先自習斯心然後可
以望夫君子德於人之仁是以夫子以此訓弟子
而德於人之仁者祇亦所謂自克攝止而以成之
者也已余言仁之旨豈有以不同者哉

或又問仲弓之問仁夫子答出門如見太賓使民
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樊遲之問仁夫子
答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並皆以恭敬忠爲仁
也而子張之問仁夫子答恭寬信敏惠乃又以此
五者爲仁也此何其言之不同也答曰愛之則以
身任焉而其任不欲益人則必恭以欲濟衆則必
敬且以身任者必無不以誠其意誠其意是爲忠
是故恭敬忠乃亦所謂爲之執勞者是也恭不益
人寬以能容則足以爲天下之對矣信以定身則
爲衆所賴敏以趨之則其事有功惠以恤之則足

以使民人矣夫身能爲天下之對而衆賴之其事
有功而又能使民人者非以身任焉而爲之執勞
者則不能也卽亦克攝止以成君子之德者也是
故夫子之所答仁其言雖異其旨一也

或又問夫子答於子貢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
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是似
以恕爲仁何乎答曰凡仁以恭爲紀以寬爲量以
信爲體以敏爲用以惠爲道已欲立而己不敢以
立已欲達而己不敢以達者恭也以立人以達人
者惠愛之道也是兩者之行是爲仁之本末已舉

本末已舉則其方乃以此定焉故曰可謂仁之方
也已是故仁之方者亦乃禮讓之事也如夫恕者
思人之情以如己受其事者與禮讓之事異其途
矣又問夫子答於仲弓問仁曰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豈非仁與恕全同乎答曰夫子此答其言兼敬
而恕又與忠相近夫恭敬而忠固爲仁則今敬而
恕者其爲仁亦可知也然至曰仁與恕全同則失
夫子之旨遠矣孟子曰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夫
恕曰彊更加以行而尚曰近則其非與恕同者亦
可以見也矣

或又問夫子答於樊遲曰仁者先難而後獲答於
 司馬牛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曾子曰任重而
 道遠此亦言難也夫仁數以難言者何也答曰凡
 仁之為物當居以守之不失而其不失之甚難雖
 然唯能不失乃為仁故夫子曰仁者樂山又曰仁
 者靜又曰仁者壽易繫辭傳曰安土敦乎仁孟子
 曰居仁由義又曰處仁遷義並皆以居守之不違
 言者也是以志士欲居守而不可得則或以身殉
 之故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殺身以成仁者又非以勇則不能故曰仁者必有

勇為仁之事蓋有至若此者故曰難也

或又問殺身成仁之事如伯夷諫周而餓于首陽
 比于諫殷而死于王庭則有之矣如管仲不死囚
 檻之中何以得仁之稱也答曰仁在遂成不在殺
 身子路唯以殺身為仁故疑之於管仲不知管仲
 忍死以遂成一匡天下之功是所以為仁者也耳
 或又問殷三仁及伯夷管仲其道各不同亦似與
 夫子之道有異夫子何故皆稱以仁名也答曰微
 子太公箕子為之奴比于諫而死此並皆各擇其
 身之所宜行者或以為宗社或以為完骨肉之親

或以爲殉其忠義而其於爲以不忍之心而力行之者則一也伯夷餓死而以正天下君臣之義管仲忍辱而以止天下之紛爭以正天下夷夏之分亦皆能見仁而趨取之者故夫子稱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社矣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然而仁之行又有盡其美若善者有未盡其美若善者二子之仁未盡其美善者也故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又曰管子而知禮孰不知禮如夫子之恒言仁則取

之於其盡美善者而必以合之於禮故曰克己復禮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是故仁本唯與大義合則雖有小德之可議亦得稱之爲仁如管仲伯夷即是也故曰擬於德依於仁乃亦以德與仁固有可分言之義故也如夫子之道則以其分者而合之故中庸贊稱夫子曰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但據左傳已有出門如見大賓仁之則也之語則知夫子之前已有以仁合禮而以言之者而夫子乃亦述其義所謂述而不作者信矣或又問夫子於仁備其美善以言之者既得領教

如謂恭敬忠為仁，即是也。然則仁是為平日常行所當用其力之德名，而論語中言仁，又有以有事之一日言之者，如曰：「一日克己復禮，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矣乎？即是也。此又何以言之也？答曰：「仁固為君子平日常行所用其力之德，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然但如人之所得知其仁者，又必於有事之一日臨大節，不可奪之行，觀知之，然後始歸之以仁名，故曰：天下歸仁焉。」凡以一日言之者，其旨皆以其得成名言之者，非謂仁唯為有事一日所行之德也。

或又問：夫子答顏子曰：「天下歸仁焉。」樊遲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仁必以天下言之者，何也？答曰：「仁即人心前已詳明其義，夫已為人心，則其於行義亦當以所可與天下之民公共之者，乃始得專當仁人之名矣。是乃仁之所必以天下言之之旨也。」又問：然則禮、大學何以又言「一家仁，一國興仁也」？答曰：「此一家一國之仁，亦皆可以其德被之天下，苟可以其德被之於天下者，雖一人之所行，固可得蒙仁名。况一家與一國乎？但凡諸德行，苟非以偽為，而誠實力行之者，其中率必帶仁。」

意然而皆仍各受其德名不可稱以仁名以其仁
 之迹隱微未見故也乃夫子數言不知其仁之類
 亦以是故也是故諸所言觀過斯知仁及友其士
 之仁者之類者唯欲志於仁以行之者比之於彼
 曰求仁得仁之已可得蒙以仁人之名者其相去
 猶有間矣如大學云一家仁者亦乃謂志於仁以
 行之者而非謂可直得仁人之名者也此其別亦
 不可不詳辨也

或又問晉語云仁者講功周語云畜義豐功謂之
 仁此何以於仁言功也答曰功者有成於其業之
 名也仁者心有見其義則必遂行之以成其義是
 心所見其義者為業而遂行成之者乃功如夫子
 為山之喻覆一簣以成之者謂其功者也而凡仁
 但可於此成不成之間觀其德之得與失者也是
 以曰仁者講功又曰豐功也又問殷二仁及伯夷
 管仲之事皆似以其功稱者而如顏子之行未見
 其事功夫子何以許以仁名乎答曰二仁伯夷管
 仲之事雖見之於其迹而其所得仁稱者亦皆取
 之其志與行以目之者而功自在其中者也然其
 得仁名者非以其功稱也至如其功德被天下後

世者即直是德非復仁名之所當也夫子嘗答曰於
 子貢博施於民能濟眾之問曰何事於仁之旨與
 此同禮表記云子曰仁有二與仁同功而異情與
 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
 也此又可以證仁之不可以功稱之義矣是故如
 夫子許顏子以仁者亦觀之其志行而以稱之者
 也要之其義一也

或又問夫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然則子產
 亦宜得仁名然夫子未嘗自以仁及孔門子貢子
 路公西赤輩夫子不曰未仁而曰不知其仁也者

何也答曰凡仁唯於其人勉強力行之處得其名
 而如子產於四者唯似隨其性所能為之者而未
 見其勉強執成之迹是以夫子亦未得稱以仁名
 也如論語中夫子於言子貢子路公西赤輩皆曰
 不知其仁也者蓋此數子之於其行各亦當或有
 勉強執成之事然而其迹但多似因其心欲誇已
 能為之者而如其克己愛人之心夫子未睹之其
 迹之所在故不知其仁也不得以夫子不知而因
 謂其人未仁也

或又問仁者不憂者何也答曰憂與樂及樂者知

其中心所得與天下之道相和同者而以從之者也。憂者雖見其中心所得與天下之道相和同者而不從之者也。從之則四海之內皆可以為兄弟矣。不從則自視竒獨而心不能自安矣。仁者擇取其與道合者以居之而不敢以從於其心之不安。故曰仁者不憂也。易文言傳云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不可拔者即是也。其所以然者即亦仁為人心故也。

或又問好仁而不好學其弊也。愚者何也。答曰學則知於義。知於義則行可以中。君子之權不好學則不能權。君子之義而徒力愛人之行則其仁少。所有益於人而為徒徇其愛矣。故曰其弊也。愚也。或又問孟子數稱仁政所謂仁政者何也。答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法。先王之義以濟之。今世之民者即皆是也。又問禮大學云一家仁一國興。仁下民之興仁其狀如何。答曰禮經解云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蓋仁則有相親之義。故舅犯曰凶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易繫辭傳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

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是故凡仁者其誠本於中心而以居行天下之大義者也行與義合則民必謂之易知易知則親乃仁也君子既以是道脩心而又因以安人故易文言傳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長人者亦以教其國人皆行義以相親焉之謂也以安天下者乃王者之事也雖然天下興仁者又可以漸而化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也或又問易乾卦象傳曰君子以自彊不息此似所謂克攝者不知亦可稱仁乎答曰仁是當於見難之處而勉強直進之名卽是言乎其用之所體者

也如自彊不息則已無言見難之義是爲言乎所道之體者故自彊不息但可謂之君子之德而不得復謂之曰仁也

或又問左傳宣四年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曰武者與曰勇者同異如何答曰武所以禦亂禦亂不以武不可守以達其正於衆守以達之於其衆卽仁之達也故云爾於仁曰勇此其常如曰武其旨實以行大事於衆小人者言其旨爲不同雖然若以仁義分配文武二德則義屬於文而仁屬於武蓋以其有勉強力行不違難之意故也余蓋

嘗謂三代之世至於春秋之時列國士大夫其材
 並皆兼能文武入則治民事出則治軍政蓋亦以
 仁為士君子所當力之德而仁之不違難則固又
 與武德合其趣而其士君子平日之所志於仁常
 不怠以施之是一者故也自漢以降儒者說德不
 當其名辨名不審其物如說仁字徒望其有愛入
 語不復細辨輒以為慈愛之德或以為慈愛即好
 生之德乃與春發生之德合矣於是士而欲從事
 於仁者一以慈愛為主乃其執心如浮屠若老婆
 子於是遂又有仁弱仁柔仁厚等諸稱起而其士

風亦遂分文武為一途而文士不能治兵武士不
 能治民事其弊皆本出於說仁字之不當其名物
 者矣噫豈可不慨歎乎哉

智者古亦作知道之所當從而人或難之睹者心通
 悟其當然者之名也其疇象為實心能紀悟能通於道
 之所道道之所當從之實當然者之類也在易象以陰畫翳
 陽畫稱知蓋日月之明為天之明天之明在高而以
 照物於遠而地氣因承以寫其所照之物景如蟹樓
 山市者是也人心之用與之同象者是為知於物此
 知於物之用之所作其心又有神識為之本者實藏

智

于其心魄之中人指名其神識則曰智是神識者亦皆往日之所嘗積其識者而所聞於衆與民故者亦皆該焉矣今物之所方與其往識者相觸感則知於物之用作焉故易繫辭傳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是故智以知道爲始因以本諸於身而以知其命者智之至正者也是以古者稱智必以知命而以常與仁對言如易繫辭傳云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其他論語夫子屢稱仁智者卽是也是故智當取之於衆於故也猶地之寫天而後有其影也禮中庸曰舜其大知乎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是雖聖如舜亦取之於衆也又如中庸云生而知之學而知之雖稱生知亦因立學之所祖以言之者而其旨實以學知爲專要故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是示智當取之於故也又曰好學近乎智亦以學則可得通故言者也夫衆智及故之所生者與我所擇知其善者亦皆自性而生卽中庸言生知之所由孟子所謂良智者是也然孟子之言此者亦教其當用此爲本以從學者而非教以此自恃也所以然者自性而生者竊微易惑也人或不知其當取於衆於故而妄自恃其生知者見之謬

也是故智以獨則昏以衆故則明是以古聖人總合其衆與故一之而以爲易之所知故易繫辭傳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也是故聖人自亦崇奉其智爲鬼神之神故繫辭傳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智又自古與愚對言聖人疾愚貴智然而古聖人之所貴於智者以知於道與命也是智即合易之智也如夫世俗所謂智者其心明敏以通於物之利害得失者稱智此乃爲血氣之智血氣之智任明於外任明於外則內或將因以自易其守焉矣乃非所以可以居仁者不以居仁則君子之事不可得而爲也夫子

有言擇不處仁焉得智是故夫子所謂智者不稱於彼通利害得失者而稱於知於道與命者矣又有好智索隱棄常者棄常則流于無方故論語夫子曰好智且不好學其弊也蕩

或問樊遲問仁夫子答曰愛人問智答曰知人據此仁智亦似未必爲知命之智何以乃謂知命者也答曰知人者乃謂知其人材用當可得若是也既知其可則必舉之是定理也是故樊遲之未達夫子乃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也但凡知人之材用又當有所取準者所取準當以道道乃本

於天故中庸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
 可以不知天楚語子華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
 民矣是故曰知人曰知天命雖旨異小大事分內
 外其於為知則一也是故不知天則不能以知人
 不能以知人則以愚為賢以詐為忠知天則知上
 下之度識小大之序明民神之義審生物之則既
 因以察物則雖其材宜亦可知焉故曰溫故而
 知新故者上下之度已下即是也知新之精內亦
 可以自知之於已心是以君子總名之曰智也易
 繫辭傳曰樂天知命論語曰知及之仁能守之又

曰知者不惑又曰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又
 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又曰知者樂水其義一也
 或又問知者樂水知者動知者樂者何也答曰天
 之命行乎人心人能學以深惟則得之不學以深
 惟則失之是以君子曰學以深惟以至於命易說
 卦傳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即是也此其所日思
 者動而不已故曰樂水又曰動又曰樂也樂蓋樂
 內外之得合也又問其所日思者為何物也答曰
 謂善也又問君子何故不因其故所識也答曰命
 之為物日新不已是以未敢自是其故所識務自

空其中心以取善於人夫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
 有鄙夫來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又曰回也其庶幾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可見
 君子之不敢自是其故所識也禮中庸曰舜好問
 而好察邇言又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又可以
 見君子舍己從人之義也

或又問仁智之別答曰既知則守之若又聞彼更
 善於此則遷既遷則復守之其遷者智也守者仁
 也知而不處又不足謂智故曰擇不處仁焉得知
 又問然則雖守亦不可以固乎答曰是以夫子疾

固絕固但臨事之所決則亦守其所知而已故曰
 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詩秦風
 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
 同仇此蓋以喻無事則講學以廣其智有事則亦
 自決之以其智也

或又問何以長智答曰知道莫如學知事莫如咨
 論語夫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
 也中庸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
 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蓋言學
 之可長其智也又云舜好問論語子夏曰切問而

近思仁在其中矣詩小雅皇皇者華篇云載馳載
 驅周爰咨諏並皆又言問之可長其智也
 或又問智知之別答曰智者知之成也夫子曰知
 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又曰智者
 樂據此雖知之而尚未樂從之者君子不謂之智
 曰擇不處仁焉得智者旨亦同

或又問周語曰言智必及事又曰智文之興也又
 曰事建能智者何也答曰凡智之所為智者以能
 通其象難睹而言所通之象必有其事事者道所
 行於物之變數是也易繫辭傳曰通變之謂事故

曰及事也事有其象而心乃載之即所謂文之興
 也既有其象則事得明建故曰事建能智也又問
 此胡不言命也答曰凡智之謂知命者必與仁者
 而後言之如曰智皆知命者則過矣

或又問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
 性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此似混仁
 智為一者何也答曰其似混為一者性善也仁者
 見性之有成因則之以其守智者見善之有繼因
 則之以其不已物雖為一由見者異名譬猶東者
 謂其中央曰西西者謂其中央曰東非東西混為

中央也

或又問樊遲之間智夫子答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此何以謂之智也答曰民之義明適而鬼神之事幽遠矣君子之事不離適近而道存焉而道之所存鬼神必祐焉過此以往亦非人智之所及也今能務之適近而不疑之幽遠者即亦所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者是以謂之智如夫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則是崇龜智而惑於幽遠夫子所以譏曰何如其知也是故智貴取於人取於人貴虛己虛己貴遷遷貴處處貴決欲

決則必審欲審則必微欲微則必法古欲法古則必本諸天苟能全斯九者則智之事其可以庶幾矣乎

勇者於其心之所或止而銳身以進越焉之名也其疇象為於實心之所紀止所或而體銳以取道進之類也有君子之勇有匹夫之勇君子勇於進義者也論語見義而不為無勇也者即是以君子之勇言者也由也好勇過於我者好效君子之勇而未全得者也凡勇者自奮其血氣率其身以赴之其用者也其所率者正其所用者義即所謂君子之勇也守義之正

者乃又有知耻是其率正以復其所守者矣故中庸
 夫子曰知耻近乎勇也率不以正用不以義則徒亦
 以逞血氣之用而已故論語夫子曰好勇不好學其
 弊也亂又曰勇而無禮則亂如孟子所云孟施舍北
 宮黜之勇即匹夫所同之勇耳

或問孟子於勇言養者何也答曰凡欲用勇者以
 養之為要蓋物一有所受挫而止則其後必生
 畏心畏心之所習遂成怯性如北宮黜常自務其
 不膚撓不日逃又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者乃
 是自養其血氣之勇以令莫作畏懼之心者也如

孟施舍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
 者乃亦是夫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類自
 定其心養其神以令莫作恐懼之心者也而今較
 論此三子養法北宮黜守之於衆孟施舍守之於
 已心故曰孟施舍守約也會子大勇亦守之於自
 及而不縮者故又曰孟施舍似會子夫君子之勇
 亦藉其正氣者爾是故君子之養勇亦以無使其
 氣暴作以害其志為要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不
 使氣暴作則志常能帥其正氣氣正以率其志之
 所之即所謂君子之勇也一或使氣暴作以害其

志則後雖欲振奮而習暴之氣必復隨作以遏抑
其正氣亦遂益習成好慝矣此孟子所以有養氣
之論之旨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言習成好
慝也匪其止共維王之邛亦以戒氣之暴作也古
賢王之用斯道不唯於其身又於其為邦盤庚曰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茲究我乃劓殄滅
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蓋其以刑懲之者
亦乃所以長民進義之勇者矣
或又問夫子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者何
也答曰仁者以其不忍人之心而以力行其義者

也力行非以勇則不能也故曰仁者必有勇如勇
者率多奮其好勝之心以致其之銳進者此其中
雖或有其迹類於仁者之為者其實出於仁者甚
鮮矣故曰勇者不必有仁也
或又問左傳文二年狼曠曰勇則害上不登明堂
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此旨如何答曰此
言古先王論勇之法則其以害上者雖有功不登
其名於明堂害上是為不義雖死於勇而不義者
是非勇也是故死不死唯其共用之謂勇也按周
語曰以義死用謂之勇荀子云輕死而暴是小人

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
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
義與此同

或又問勇毅之別答曰勇以其所進言毅以其所
遂言是其別也

或又問禮中庸云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
以行之者一也此旨如何答曰智實之也仁體之
也勇用之也實必有體然後物得成其德焉體必
有用然後德得見其行焉而智之所擇者則義義
之所存者則道君子日以見之其行以成其德性

故易繫辭傳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或又問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名
智仁勇三者為德者也而如論語夫子曰君子之
道者二我無能焉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
則又似以智仁勇為道者此不知何以為其辨乎
答曰智仁勇三者固是德名如論語夫子所稱君
子之道者乃指其不憂不惑不懼三者蓋君子其
內用是三者以自道其心而外因以得成夫三德
者故夫子所稱道即趣夫三德之道也非指二德
為道也

德者我有所承而以出之自我中因令彼於其中之
所體知承之之名也其疇象為我由吾實我用出其
之所道其所而因令彼於其實中之所體用承知之之
類也德有德字德性之二稱並由天地所於萬物之
義而出焉蓋天以乾元運行不已而以敷其陽化於
夫天下萬物常日新以為之始而仍統其所敷之機
于天故易乾卦象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又地以坤元順承天所敷陽化
以夫天下萬物惟厚載之而以各為之生成萬物故
易坤卦象傳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

載物德合無彊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繫辭傳曰乾知
大始坤作成物者亦謂是者也就是天施地承載所
以成萬物者自萬物稱之其所受之物則繫辭傳所
謂天地之大德曰生者是也易乾卦用九象傳云天
德不可為首也者分之以獨言天所施之元德者也
坤卦文言傳云至靜而德方者分之以獨言地所載
之元德者也人生天地間受於其所施與所承載之
道而其心之所動習法以成其常者自人觀感以稱
之則亦曰德是故德者人之貌其性所成物之名也
是故古又有以性連言者中庸云君子尊德性而道

德
名壽
卷二
廿七

問學卽是也然如中庸此所稱者據性之正言者也
若徧舉德性之別者乃又有一一吉德一凶德左傳
文十八年季孫行父曰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
爲凶德卽是也吉德吉于人之謂凶德凶于人之謂
凶德亦曰爽德以與正者爽稱周語云昭王房后實
有爽德卽是也亦曰涼德以其所秉涼薄稱左傳莊
三十一年史豎曰號多涼德卽是也亦曰昏德以昏
昧於義稱左傳宣二年王孫滿曰桀有昏德卽是也
襄十二年君子曰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
之昏德然而君子唯其吉可以生育安養人物者而

後始單稱之曰德者蓋以是爲天地於萬物之道之
正民之所可則而凶爽昏涼乃民各自以習其血氣
之所好者固非所可訓故也是故其所以有一者乃
亦民性雖本非異唯以習相遠而爲吉爲凶者耳如
德予之德乃亦就天之所施地所承載者自天地稱
之者也論語子曰天生德於予者亦言天以生生之
機德予於夫子也如稱人之所德予曰德者乃亦以
其施者本自中心誠思以致之而令受者中心深感
之稱者也如論語以德報怨及左傳成十二年晉侯
使呂相絕秦之辭曰穆公不忘舊德者卽是也又如

後世所稱陰德者始見於史記韓世家程嬰公孫杵
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而漢書丙吉傳夏侯勝曰
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此亦以德予之
義稱者也然必謂陰德而有陽報者少與古人言天
之旨異矣

或問德已有吉凶則雖曰有正邪之別而並亦皆
其自然者也君子何以立其教偏矯民性無乃有
與天反戾乎答曰否凡德唯吉者乃為得其常者
詩有之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夫曰秉彝則豈非謂吉者是為得其常者乎夫

子嘗曰性相近者亦謂是秉彝者也

此義詳見於性條下

故民之性本皆善今有語衆以凶惡之所行者則
衆莫不為之怒且憎也有語以賢淑之所行者則
衆莫不為之說且慕也乃亦以凶惡之行逆民性
賢淑之行順民性故也此豈非民好懿德之明驗
乎且堯舜以仁率天下則天下治矣桀紂以暴率
天下則天下亂矣夫作亂者豈謂民之所好乎如
詩云民之貪亂者乃亦謂其習已成邪僻昏迷失
正者也已是以古聖人明德之正者立之而以施
教如舜命契敷五教者即是也夏書曰正德利用

厚生蓋自夏禹已下三代賢王皆無不教正德以致其治矣是故君子之言德必本之於性性必本之於命命必本之於天天道又必本之於民之所由生今非民之所由生之道而以夫習邪僻而成者謂之德性之自然者正所謂與天反戾者也耳或又問德性德予一義竟似混同德予與務施亦然其別之詳更可得聞乎答曰德本皆因人之所觀感以起稱者然又隨德之吉凶觀感之情亦有不同凶德者人觀感之以夫醜尤之心蓋凡其不正也吉德者人觀感之以夫衷誠之心蓋親其正

也而其所親者即是生我安我惠我者總稱曰德如詩小雅蓼莪篇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是稱之於生我者也如諸德行孝悌忠信之類是稱之於使其耦得安泰者也如左傳成十六年曰德以施惠刑以正邪齊語曰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之類是稱之於施惠者也而此數物就諸彼其中實所體之以及於物者以稱之則德性之德也取諸彼其體力所任為以施於物者以言之則德予之德也如晉語叔向云德莫如讓者其旨乃兼安人與施惠之義以言之者

也而其施惠之中又有其爲之出於術智而君子
不謂德者如齊語宰周公曰齊侯好示務施與力
而不務德卽是也禮曲禮曰太上務德其次務施
報此蓋亦本於宰周公之言以爲之者而其黜務
施報之意乃亦皆以其有意欲得人歡心而矯僞
作之與夫君子之德闇然日章者有異故特下之
者也如夫子稱泰伯以至德者乃亦以其所讓物
至大而其讓無一形迹入民視聽者是無意欲其
義之彰聞者可知故也由此推之則雖於夫德予
與務施報之分亦思過半矣

或又問論語曰據於德依於仁夫仁亦德名也而
今特別言之者何故也答曰德則孝悌忠信之類
仁乃爲總挈夫諸德之德諸德唯依仁然後其行
可得以不失之本未也是故夫子於據德之外更
加依仁以爲訓也又問然則夫子以前何言仁者
之不多見也答曰易說卦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則仁之所重者尚矣然夫子以前言德者在
上之人言之譬如尚書洪範二德臯陶謨九德者
仁乃固存乎其中矣是以無多言也夫子之時世
或言諸德之義多以在下之人言之其旨之於本

未徃徃而分垂矣夫子乃欲以夫分者合而一之
是以特別言仁其意亦欲示人以諸德之所為總
要者也已

或又問古多以德行連稱者何故也答曰凡德以
其外行所見名之則孝悌忠信仁義之類其為別
甚多而及究其內之所存則亦唯一歸特有大小
不同而已今從其一歸者以稱之故曰德而此其
為物亦唯用之則存舍之則亡蓋必以發之於其
行然後物成焉者也易文言傳曰君子以成德為
行日可見之行也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

君子弗用也是故君子之行之者乃所以自成其
德者也禮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
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
也亦謂此也是故德因行而見行因德而立不以
相因則無以見立無以見立則德行幾乎亡矣由
此推之則古人所以連稱之旨亦可以睹矣
或又問夫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者何也答曰德之
所因存乎其人者必由文辭文辭者義之所在即
如詩書禮樂之文並皆是也君子學以脩之於己
易文言傳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

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易大畜卦象傳曰君子以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並皆以是言者也孟
子亦嘗稱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
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
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此乃又既識其正者因以
辨之其不正者也由是觀之辭之正者能令其德
正如詩書禮樂之文即是也辭之不正者亦能令
其德不正如詖淫邪遁者即是也是故文辭者入
德之資而脩己之寶也不資之文辭者固陋誣世
以今棄古雖或由忠信亦害於大道故曰鄉原德

之賊也如夫資以飾之其外者亦必不能以脩之
其內者也故曰巧言亂德又曰道聽而塗說德之
棄也是故君子學文以脩之其內而其所行者又
必有其義之可言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夫子又曰
德之不脩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乃亦以講學之文
為脩德之資言之者也

或又問夫子曰德不孤必有隣者不知德何以必
有隣也答曰君子之於其德以求之成己而不以
求之於人易文言傳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
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繫辭傳曰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乃君子之德似當孤者也然而君子之德本於天地之性而居之天中民之所仰以達其生天下之所以無夷夏無古今嚮風而慕化者也是以其中苟有其德者民莫不感而知焉矣繫辭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禮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傳命此乃必有隣之義也

或又問夫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者何也答曰小人之德者必待君子之治已之德也君子之德者脩己以安人之德也君子之於其德也蓋亦學以聚之仁以行之而以期之於其安人安人者即亦天地好生之德也是以君子之於其德也亦不敢以為其身有之必自敬而以崇之易繫辭傳曰顯道神德行言德行之為物與神明合也楚語曰殷高宗尊德入于神明此又以德與神明合而以言之者也論語樊遲數問以崇德辨惑者亦以是故也君子之德其既與神明合則民自不得不仰嚮而服從焉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

或又問文德者何也答曰卽文辭中所存之德也
然此當併文之名義別詳論之又問明德者何也
答曰卽神明之德也亦當別論

或又問禮樂記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此旨如何答曰此乃就君子所學成其德以稱之
云爾也先王知君子之德可以教而成之也於是
作禮作樂寓以德義之文理而令人學習以成其
性是故學者既得通達其文理因以歸之默識而
每至外與事物會觸類知義左右逢原則所謂其
藝之成也藝既成而躬能服其義又能守之以忠

信而不遷則所謂其性之成也性已成之所行人
固觀而稱之曰德而其內文理所成之物其人亦
自敬以崇之則亦自稱之曰德如論語夫子曰德
之不脩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卽自稱曰德者也是
故德者自人視之則如其人已得固有其德者也
然而至其人自視其內所有則其文理所成者譬
猶自外來客於我者詩豳風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小雅我有嘉賓之類並象其狀之喻言也是故德
者舉行之則以得之故詩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
克舉之不舉行則失之故詩小雅曰民之失德乾

餽以愆是故德之於其人亦唯執守以存之者爾
曾子曰執德不弘者亦以是義故曰執者如樂
記蓋欲喻此學習而舉行之有所得物之義因借
聲相近者以釋之曰得也然此自是假借之粗喻
要非德字之真訓也

或又問左傳僖二十七年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
德之則也是德屬之禮樂而言而如論語夫子曰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是分言德禮而德不為禮之
屬也不知何以有此不同也答曰凡言德者必與
行相依故或又稱曰德行然其單稱德者亦必固

兼其行而言者也乃至於言禮教行樂教德之事
亦於其單舉而言得兼兩故曰禮樂德之則也若
又細分言之則德自屬內行自屬外於是更亦就
禮樂細分之禮主齊外行樂主導內德夫子之所
言乃細分言之者而所謂導之以德者其意乃謂
以詩樂教導之也又問詩樂何以得為導之以德
也答曰詩者言志者也學者則詩所言以興其志
而其志之所積成者即亦義文與忠信相銜合以
成者乃為德而詩三百所教者即德之象也是故
古亦稱樂德禮樂記曰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

華也。即是也是。故夫子道之以德者，卽謂樂德也。或又問君子小人德已不同，樂又象君子之德者也。然而古者用以教之，齊民者何故也？答曰：君子之儆，小人則不可，而小人固可以令學儆君子之德。詩曰：爾之教矣。民胥儆矣。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此乃樂之所以教齊民之旨也。又問君子小人學已同其道而德則成不同者，不知何由致然也？答曰：此在禮樂記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

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可見君子學則樂得道，小人雖學樂在得欲。此所以同學不得同德之由也。又據論語，夫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此言君子小人之別，唯以仁不仁也。然則君子樂得道者，亦以其仁故也；小人樂得欲者，亦唯以其不仁故也。仁蓋德之內端，譬猶松柏之有心也。夫貝木或又問夫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者，何以言之也？答曰：道爲君子小人所同，之道。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

瞻小人唯雖瞻之而不能行之雖行之而不能恒
之是以爲小人君子能恒履行是以爲君子雖然
小人之不能恒其行譬猶衆行者之方醉而且行
且顛其心未嘗不思其宜當行也當是時若見有
不醉者能行也雖其方顛將必或以相羨而身爲
之興或以自耻而身力其行雖其或有必不可興
者而其醉之末甚者必居十之五矣其亦互相扶
行則衆其必遂行不休矣小人其思得欲之末甚
者必居十之五矣其亦互相勸行則衆其必從道
不休矣易蒙卦象傳曰君子以果行育德者是之

謂也是故政之能興民者亦唯由其有如夫不醉
之能行者而已政者正人者也己身不正則雖以
令而民不從身正而以令者民必悅樂從之夫北
辰唯居其所而未嘗有所引夫衆星而衆星自共
之君子唯恒其德而未嘗有所強夫衆民而衆民
自從之夫子此言蓋以喻德不言而信於民民因
以自感而化者也耳

或又問左傳僖二十四年富辰曰太上以德撫民
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此則其旨似指君子身自正
爲德者也然及其下文曰庸勲親親昵近尊賢德

之大者也。則是其稱德者之所當爲務者甚多。不獨止於自正之事。且親親直列。其大者之中。與前曰其次者不合。此何以爲其解。答曰。此未得自正之辭。又不見有相及之文。是以有斯問也。凡所謂自正其位者。豈唯端默凝坐之云乎。子有子位之事。父有父位之事。臣有臣位之事。君有君位之事。所謂庸勲親親。親暱近尊賢者。即乃君位之事也。庸勲者。不棄有勞也。親親者。不疏骨肉也。暱近者。使左右多輔也。尊賢者。使德刑大顯也。斯四者之務。以使其位正當者。稱君德之大綱也。故曰德之大

者也。子位。父位。臣位。亦各有其事宜。而道與其事宜當。則謂之有德。不當。則謂之悖德。如恭慎勇直。仁智信剛。其德非不美也。而不與其事宜合者。君子不之貴。故夫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又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蓋以言君子貴好學而行中其事宜者。也是故自正者。即所謂德之大者是也。如太上以德撫民者。亦言務四德以不

令其民携貳也親親以相及者言唯務其親親之
義以及之于民如夫子云君子篤其親則民興於
仁者即是也於四德之內唯務其一故曰其次也
耳又問易繫辭傳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論語
夫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
南面而已矣據此大德以無為而治天下如老子
所云而子乃以有為之務為大德者何也答曰舜
言恭己無為者乃以其率遵堯道無用改為又專
舉賢任之而稱者也其實堯舜皆未嘗廢四務堯
登庸舜登庸禹者庸勲而尊賢也堯親九族舜

朝瞽瞍封弟象者親親也堯常詢四岳舜常與諸
賢都俞吁咈者暱近也如易所云黃帝堯舜垂衣
裳而天下治者亦推其上所言通其變使民不倦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之效以稱之者而所謂通變
神化者乃亦是察時揆勢隨變處宜之事蓋以其
聖猷神謨措天下於其道而天下之民不自知其
所因化故曰神而化之也耳老莊之徒不知斯旨
見夫子有無為之語遂附會以虛靜恬澹之說而
以為清淨無為道德之真道德漓而後有仁義其
流遂又以放逸為高致以勤職為卑下其弊至於

晉人清談致天下之覆亡而極矣是故以舜之無
 為為與老莊之無為同者失夫子之旨遠矣
 或又問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不知何謂
 歸厚也答曰小人之於忠信有時失之所謂比而
 不周也君子之於忠信居以篤敬無時失之所謂
 周而不比也而君子又能致之大於其禮若政即
 所謂慎終追遠者也君子之德能以若是行之則
 民德雖其方漓薄不依忠信者其亦必自知耻其
 行之失宜靡不自改以貴夫重厚者也矣民德歸
 厚者蓋言民德為其所導化則自歸其厚者也

或又問周語單襄公曰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
 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
 信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紀固道正事
 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此言不知何謂
 也答曰小人所以為小人者其唯為血氣使者也
 君子知其血氣之有害也恐懼以自戒夫子曰君
 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
 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
 得即是也不戒諸其身者必又以此害於其事害
 於其事則害於其政是以君子之道必先成之於

已身然後以施之其政事立之跛也視之還也聽之聳也言之遠也或乃以爲此微愆耳大不在此也嗟呼豈知其不能戒身者亦不能戒人哉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是之謂也是以君子其居也正當其位其處事也必思其信恒是二者而守之其終則小人無所覬覦而自遠易遯卦象傳曰君子以遠小人惡而嚴是之謂也君子以此自抑戒其驕恣則其所好在賢哲亦可知也賢哲以是日進則國必大治矣是故自抑愈深者其德愈盛其德愈盛者其政愈美自古欲美其政者未有不

以修身爲本者禮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亦言乎前義者也端正慎成者德之相也君子修身又慎其相詩云考慎其相又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卽是也或又問所謂中庸之德者與君子之德者同邪異也答曰同蓋古之言中庸之德者以見君子之德所由生之原也蓋夫民者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乃其性情之所從皆莫不由其中而成莫不由其中而發也中在天地爲天地之中在事物爲

名田 卷二 四十二
兩端之中在用情為喜怒未發之中而此三三者
小大同機中氣之所庸乃和也是故和為善行之
所生獨以夫事物之淆亂與衆庶執兩端之不當
而其中特未定也君子是以擇善於中庸古君子
之所擇者即詩書禮樂之所教者是也今君子之
所宜擇者即知新之事是也雖然君子之道亦乃
天下之所同其庸之道也是以君子之道夫婦之
愚可以與知焉唯及推其理以至之也雖聖人亦
有所不知焉如以堯舜文武之聖尚有待其大成
於吾夫子者即是也夫婦之愚可以能行焉唯及

推其義以至之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如湯武
不得已而放伐者即是也是故夫子之道亦唯專
主一忠恕之義忠恕之義即道中庸之端苟推此
以往則可以貫之於其道之大貫之者亦執其兩
端以權焉者也故禮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
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
新敦厚以崇禮是故曰中庸之德則文明之德存
焉文明之德即存乎文義者是也君子乃質忠信
而被文義大之以其仁而又以道中庸者也是故
中庸之德者君子之德所由生之原也又問執兩

端以權焉者其事之槩可得聞乎答曰吾夫子亦
 嘗有執兩端以權焉蓋論語載夫子之語曰麻冕
 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
 雖違衆吾從下蓋夫俗習日變而泰儉異用者民
 之常也是以三代雖俱聖矣而其禮不能不改作
 雖乃一代之間物歷數世則用舍必渝而君子不
 能不議之從違此乃夫子之所以必用權焉之故
 而如其義則以衆與其身爲大夫爲兩端以行義
 之宜用觀之於衆爲其中行而因以其從泰從儉
 之孰合孰不合權之而後以言之者也又如夫子

責冉有季路不止季氏伐顓臾之謀而曰危而不
 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者亦以季氏以二
 子爲相與二子爲之相之義孰爲兩端以二子宜
 使之得安者爲其中行而因以其諫伐與不諫伐
 之孰合孰不合權之而後以言之者也孟子亦嘗
 有權焉如非於陵仲子而曰以母則不食以妻則
 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者以母及
 妻兄之室與於陵爲兩端以無以彼此易者爲合
 廉之行因以仲子所行之合不合權之而後以斷
 其非廉士者也夫子又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又謂

柳下惠曰廢中權子孟子亦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是孔孟皆貴權而貴權即亦堯舜允執其中之要也

或又問君子居其位行其政無以荒怠不亦可乎必考慎爾相窒其嗜慾者何故也答曰君子以之修已者其亦行仁者也已君子據位蒞民行之賞刑食之賦稅其蓋民也已大矣警咳於高嶽之顛者有時或因以動風霆於山下為人君上者苟有失其視聽於邪僻則小人隨至而以誘之嗜慾乃一甘旨之食一少艾之好其害使百戶之民凍餒

以死焉一驕矜之色一誇伐之言其害使千士之賢遠遁以避焉乃其怨尤之報若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若不以人禍必以天殃而至矣吁可不戒乎且君子而不修德於其身甚則其驕佚奢侈風化一國民皆競淫用財無度穀粟金帛外散四方奇巧淫貨內聚國市百姓儲蓄日以殫盡而租賦稅斂月而增加民皆流亡國非其國也矣故君子之修德慎相窒其嗜慾者即亦行仁也苟不能行此者雖行政無以荒怠其事如升牆壁乎雖力欲之而其功必不可得也已

或又問書洪範三德答曰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
克三曰柔克並皆又人之所用故曰又用左傳文
六年晉陽處父聘于衛還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
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
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况在
人乎此言人性有沈漸者有高明者沈漸者我欲
又之宜用剛克高明者我欲又之宜用柔克而陽
子之與人交無別其沈漸高明皆用剛克蓋好用
剛直犯人而亦欲使人皆自用剛克也故曰壹之
據此洪範蓋欲君子備此三德隨所遇差其又用

是以設之者也平康之用正直彊弗友之用剛克
燮友之用柔克義當準知又問人之剛柔率自天
性性柔者必不能用剛性剛者必不能用柔而洪
範如何強欲使備之乎答曰人本受天地之中以
生者其性固亦可用柔剛而其曰不能用者亦
未自試而言者耳今且以喜怒驗之善喜者未必
不能怒則剛柔之可得迭用亦可知也唯數習其
用則必得成性而柔可成性剛可成性則雖正直
之迭用者亦可以成性唯其可以成性故亦稱
曰三德也又問沈漸高明是人之性而剛克柔克

是其又之之用則似不可以德之名稱者何故有德之名也答曰剛柔二克是立其用之之德象而我求往以取之則得以爲我用與夫孝悌忠信諸德象我求往取之得爲我用者無異矣故此所以用亦名曰德也

或又問書皋陶論九德答曰此言人主躬行及觀入並宜以此九德也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者並以其內外相濟而事不失中正者言之也蓋人賦性或有寬柔者或有寬柔而愿者而寬者務栗以補

其不及柔者務立以補其不及愿者務恭以補其不及則其德得中正焉然其不及之處是爲其性之短處故其欲務以補之者甚難之行也今能力行之即所謂仁德者也又寬柔者或有時盛其氣則爲剛彊而人於此剛彊中亦能塞能義者是乃能始終以不失其中和之則者矣其人精勤力持以能該備是衆德者其業愈廣則其功效愈大曰宣三德以下因言九者之中曰宜以兼修三德者可以有家曰嚴祇敬以兼修六德者可以有邦能兼全九德則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而可

以有天下而人主宜慎守之道及觀人知德之術
總皆以由是爲其至要所以然者此其旨所歸乃
爲仁德之行故也九德者其物也宜嚴祗敬者載
其物之興也物必有興然後以得載行此乃皋陶
所論九德之旨也

或又問施於事而彼此分中均齊者可得謂之中
正乎答曰否也彼此分中均齊者乃平也施於事
而以期平則幾於爭矣幾於爭者非君子之所道
也詩曰在彼無斁在此無惡又曰宜兄宜弟禮中
庸夫子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是君子之中

所在也是以君子恭讓以居於不爭謙抑以居於
不競小人好佚而惡勞君子則勤而敏小人好慢
而怠君子則敬而慎小人詐而屢違君子則忠而
信小人利己而奪於人君子則仁而惠君子行不
失斯十二物而以正當其位務則所謂德之正中
者也是故君子無不盡心竭力以與民執其勞矣
易謙九二曰勞謙君子有終吉繫辭傳曰勞而不
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
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以此觀
之君子之中正者可知也

或又問德之稱或於物或於事或於內或於外其義似無一定者何也答曰譬如稱曰其在天之曜輪稱曰其景之所在亦稱曰所指有異而其實一也稱德者亦然人有位有實有體有用有道而德之於斯五者無所不與存焉而稱者各隨其所見而舉以指之此其所以致有內外事物之異之由也雖然其所歸一之旨亦可得喻焉夫有物與民之中心相接以日生百行而所見成其常者名曰德其常者又有吉凶故曰吉德凶德而其吉者乃天之所命民以成其性者也此以其在天者言則

曰天德以既成物在人心者言則曰德性此其爲物成乎天地之中者也而其動也必保合太和是曰中庸之德天地之中則神明在焉是故其中之爲物亦能至明而變化無方故亦稱曰神明之德亦稱曰明德神明又能識天地萬物而以理之其雜故亦稱曰文德中庸之庸者即文之見於言行者是也是稱曰庸言庸行是故中庸之德者天下民無智愚無賢不肖所共同其受者也獨以夫賢智過之愚不肖不及故小人常又不能離其爲小人即所謂小人之德者也君子執兩端以擇善於

中庸蓋聖人之所嘗擇以作則者曰禮曰樂禮者
教行樂者教德樂所載之德象因亦稱曰樂德君
子既已學習則溫故而知新而其所習之故存在
乎心者自稱之亦曰德人稱其所學習與性成則
可以爲人之君長者曰君子之德與性成者必形
於容貌所謂端正慎成德之相者即是也性既成
於內則物亦因成於外而以見乎其行如洪範三
德臯陶九德者即於此稱之者也見乎其行則又
必見之於其政禮之有成者如富辰曰德之大者
即於此稱之者也是故君子小人者於其位言之

者也德性者於其實言之者也中庸之德者合實
與道以言之者也神明者合實與用以言之者也
文者觀其道所理物紀之有體象以言之者也德
相者就體言之者也二德九德者就用體貌其物
以言之者也曰德之大者就位與道以言之者也
而如君子自稱之德及書酒誥曰經德秉哲者其
旨並兼夫五者而以稱之者而至如其崇之以爲
行之經者君子於德之所爲至要矣
已上四物前仁智勇三者或於心或於行或於道
並皆見之於其體用之間者也蓋智者心之知於

道義也。勇者行之勇於道義也。仁者處之仁於道義也。凡人稍有智慧者，其心靡不略知道義之大要，唯能處之則勇從智成焉。勇從智成焉，則所謂仁也。是故仁者諸德行之樞要也。唯仁然後諸德可以得成焉。德者諸所體道義者，能遂行之而以成夫性之總稱也。故德之所名義，兼此前後諸物矣。

